

|如烟往事

塬子上的羊

■ 刘鹏凯

火车是我那年离开时才通的，好像眨眼的瞬间，十年就过去了，而那趟火车我只坐过一次。有时候，我真的有些茫然，不知道是时间改变了我，还是我改变了时间，内心的某些愿望突然就被什么东西吞噬得荡然无存，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痕迹，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记忆了。

塬子。火车。小站。还有羊群。说起这些来我就有点难过。

风是从塬子的后面刮过来的，然后又顺着塬子刮了下来，几乎没有停留，就朝着火车驶去的方向逃了。当时，塬子上正好有一群白色的羊在已经快要枯黄的蒿草间觅食，风过来的时候，它们挤成一堆，腼腆的目光里隐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。一年四季，羊见惯了这种长满牙齿的风。风过后，它们头也不回地继续在蒿草间穿梭。

秋天的草对于羊太珍贵了，它们得抓紧时间，因为，大雪纷飞的冬天就要来临了。

火车站不大，几间房子和一个站台，似乎站台前的空中还飘着一面国旗，在蓝天的衬托下，那面旗子就显得十分耀眼。离塬子不远，往前走，是一条河，当地人叫清水河，其实，并不是河，只不过是用来防洪的河套罢了，夏天如果没有洪水来，也会常年流淌着一条很细弱的水，一直向北流去。

往北的那个地方叫沙窝，有一年秋天我和二哥及一个朋友去饮马河水库钓鱼，曾经路过那里，那里四周都是高高矮矮的黄色的塬子，没有一点沙子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地人为什么叫它沙窝。

顺着清水河向下，就到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，那里的塬子很多，一个连着一个，塬坡上稍微平坦的地里种了一些洋芋和苜蓿。洋芋是当地人在漫长冬季里最主要的食物，而苜蓿则用来喂牲口，譬如牛和羊。时值初秋，淡蓝色的小花开放在大片凝重的黄色里，随风起伏，美丽的样子摇曳出一种难得见到的生动。上了塬子，有一条落满牛粪和羊粪的土路，路的两边是几道用黄土夯起的围墙，围墙的里面和外面，有十几棵树，这些树我知道，都是榆树、杏树和白杨，其中一棵榆树下还卧着两头羊。所有的树已经开始发黄泛红了，秋天的痕迹在它们身上凸显得非常清晰。我们站在塬子上看到了下面的饮马河，塬子的影子在阳光的折射下投进水里，硕大而厚重，整个水面给人的感觉深不见底。

颠簸了一路的辛苦一刹那消隐了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：自行车怎么办？推下去钓鱼之后再推上来显然愚蠢得不可行，放在塬子上又担心丢了。我们三人开始着急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二哥说：“走，找个老家乡。”于是，我们来到那十几棵树下，敲响了老乡家的院门。门吱吱呀呀开了，一位拄着一根榆木棍儿的回族妇女不等我们开口，就说：“你们是来钓鱼的吧，是不是放自行车呢嘛？赶紧推进来。”我问：“要收多少钱？”“咋能收钱呢嘛。”妇女有点愠怒，转身走了几步又转回来，十分吃力，显然她的腿脚有些不灵便。我们也没多说，把自行车推进去就径直下了塬子，心想，回来再给她钱吧。

一天过去了。远处沉沉的暮霭舒缓地压了过来，黄昏里的塬子在寂静中呼唤着黑夜的降临。我们跟在一头驮水的驴子后面，像暮霭一般往上走。这个时候，走在前面牵驴的回族少年在悠长的塬谷里高声唱了起来：

星星点灯，
照亮我的家门，
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
星星点灯，
照亮我的前程，
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。
歌声传得很远，在塬子上兜了一圈又绕了回来，浑厚而高亢。这是我至今听到的最美最纯的歌声。

上了塬子，重新回到那十几棵树下，我们才知道少年是那位回族妇女的小儿子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没作答，就将驴子牵进了院里。进院后，我们发现自行车从原来的太阳地里挪到了一间草棚中。那位妇女看见我们纳闷的样子，说：“中午太阳太晒哩，就叫小儿子阿不杜拉推到阴凉处哩。”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二哥要塞给她一些钱，她像受了惊吓一般大叫了起来：“咋能收钱呢嘛。咋能收钱呢嘛。你这不是欺负我们乡下人嘛！”二哥收回了钱，她见二哥将钱装进了口袋，脸上立即就高兴了起来，叫阿不杜拉将我们三人的水壶装满了水，说：“就不留你们吃饭咧，赶紧上路吧，天都快黑下来哩。”

我们上路了，一路上什么话都没说。在一片昏暗中，我听到了羊的呼吸声，细腻而柔软。

从此，我再也没有去那里钓过鱼，因为，我离开了那块土地。

塬子。火车。小站。还有羊群。它们现在离我很遥远。

那位妇女和她的儿子是不是还住在那十几棵树下，他们的日子，是不是如同星星把点亮了一样。

在以后的梦里，我常常看见一群羊，它们在苍蓝的塬子上不停地奔跑着，奔跑着，向我跑来。

进入陵城，必须跨过陵水河上的椰林、桃源两座大桥。两座桥连着陆地，将陵城分成三个区域，从东到西，可依稀看出陵城的历史演变：这是一座在老房子、老街道和老记忆中重新焕发青春的城市，也是一座已经学会自我审美、渐渐自信起来的城市。就像有山要有水一样，因为有陵水河的浸润，陵城显得既超脱又秀气，滋养着陵城人的心灵。

要欣赏陵水河的美，我们一定需要拥有一个完整的昼夜：白天明朗热情的陵水河，夜晚娇媚多情的陵水河。今天先领略陵水河白昼里的热情。

陵水河全长75公里，是海南岛的第四大河，流经保亭、琼中、陵水，河水充沛，浇灌了所经的土地，气候宜人，草木丰茂，滋养着两岸的儿女。陵水河形成于距今约4.8亿年的古生代奥陶纪和志留纪时期，河域地势西北高、东南低，西北和北部为七仙岭及吊罗山脉，分布着海拔在800—1500米的高山峻岭群。古来陵水就是土质肥沃之地，古木参天，林莽蓊郁。1985年在陵水河下游河汉处发现有上千年树龄的古木。加当木，属秋枫科。如此高大的树木，除非生长在发现地附近，断不可能从远如吊罗山顺水漂流到此，因为河流源头遥远。陵水河沿途多是山岭森林，水源补充充沛，水量巨大，再绕着陵城半圈后就往大海奔流——所谓的奔流到海不复回了。它就像陵城朴素装备上一条不俗的锦缎，挂在陵城腰畔，陵城却因为这股柔情和清丽，而多情地顾盼衍生起来。

白天的陵水河，是明朗的，开阔的，也是热情的，这一方面和地理气候有关系，另一方面却是陵水河自身无言的情态的自然流露。河流两岸现在都经过了修饰，北岸是兀然立起的石头水泥堤墙，上面安置着护栏，种植着一些乔木景观。南岸是作为休闲带状公园装饰的，临水处，是浮仲在河面一米宽的水泥道，围着矮护栏，连绳双向伸展。沿着斜坡堤岸到滨河南路，沿路是精心布置的弯曲的水泥小道，种植一些乔木和花卉，如三角梅、黄金梅等，大概是仿着江南园林的那种曲径通幽处吧。虽然带状公园狭小，却让人体会到规划者的审美和理想——将陵城建成一座享受田园之乐的生活之地。

如今的陵水河，给人一种温顺慈爱的母亲之

一
岁
月
山
河

陵水河的白昼

■ 陈亚冰

河的感受，历史上的陵水河却是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儿。历史记载，在清代顺治、康熙两个皇帝统治时期，陵水河发了两次大水，将沿河两岸的水田低地水浸深达一两米，粮食被冲毁，百姓或被水浸死或外逃死亡。后来，朝廷派出杨都总、秦公宾、许尚乾来治理陵水河，在河北部的金冲河道处建造了一段草泥土坝，将河水引灌周围的田埔。人类在自然面前谋取生存，创造文明，如同河流不畏跋涉奔赴大海一般，不屈不挠。

沿滨河南路向陵水河入海口方向走，包围在远处的一带山岭，就像人的手臂围拢着陵水河。南边是高楼起伏的商业街，老街附近是一些老房子和交错起伏的自建新楼房。站在岸上，向东望去，一座葱郁的绿色纺锤般的岛屿立在水中央，这就是著名的椰子岛。

民间有传说：明清以前，椰子岛上没有椰子树。后来，从河岸漂来的椰子流落岛上，生根发芽，一年又一年，繁衍增多，椰树长满岛屿——椰树就这样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。

关于椰树的前世今生历来众说纷纭，陵水县志记载，陵水新八景中的“木墩镇流”就在陵水河下游，而陵水河只有一座椰子岛。据陵水中学的老校长谭能先生说，这个景点就在椰子岛上面一

点，结合加当木是在附近发现的，保守推测：所谓的“木墩镇流”景点应该由加当木和椰子岛二者构成。清代诗人蔡群有诗为证：“潏洄河水日悠悠，古木崢然自镇流。老干孤撑同砥柱，烟波相逐任沙鸥。恰疑丹桂蟾宫听，错认仙槎海客浮。最爱潮平天向晚，渔人信宿系扁舟。”

开船的人说，椰子岛现在就是一座没有开发的岛屿，人们也不在上面耕作。在船上看椰子岛，整座岛屿都是葱葱郁郁的椰子树，它们都像箭一般向着天空、向着太阳生长，这种对光和自由空间的热爱，就呈现在它们翡翠般的叶子，粗壮高挺的躯干。可以说，在热带炎热的白天，椰子岛简直就是着了魔的绿色之魂。

船到陵水河入海口的沙岸。在河、海及水口庙之间，是一片沙滩，从落船处到庙里需要穿过几十米的沙滩，行人深一脚浅一脚，那种行路的感觉有点像长途跋涉的骆驼商队，这倒是一种很微妙的体验。

山门西边是石刻墙，上面记载着庙的创建及重修的历史，以及供奉诸位公神的一些传说。东边是一个焚香的炉子，旁边是一口大铜钟，敲一次就发出浑厚如黄铜般的声音，所谓黄钟大吕，大概就是如此吧，在这个空旷之地听起来非常舒服。平台、沙滩，往大海那边铺陈，隔着一带乱石，乱石上是一座四面空阔的凉亭，继续往东，就是大海了。大海深蓝，缥缈浩荡，风不大，波涛汹涌的场景我们无法看到，但海水在风的鼓动下，确实一趟一趟地往沙滩和乱石带奔赴，甩出白色浪花。日月如梭，白驹过隙，海水反反复复地退潮涨潮，在沙滩上，在乱石上，留下侵蚀的痕迹。

几株枇杷树甚是多情，大叶子遮挡住了太阳的烈焰，留下一些清凉，所以我们是幸福的，可以躲在树下逃避酷暑。有些树下绑着网绳吊床，坐在那里的人，也许是一些附近的人来此等待出海的亲人吧。他们不说什么，只是望着大海，好像在的大海和他们之间，就不存在其他的人和事。记得沈从文的《边城》里，翠翠在等着情人，大约也如此。凉亭内是两三个古稀老人，围着方桌。庙东边的大岩石上，盘着一株榕树的根系，榕树向天空散开，像一柄绿色太阳伞，垂下的根须被结成一束。这情状如同我们的生活日常，紧紧地贴合在自己的土地上。



《南海渔歌》(油画) 王家儒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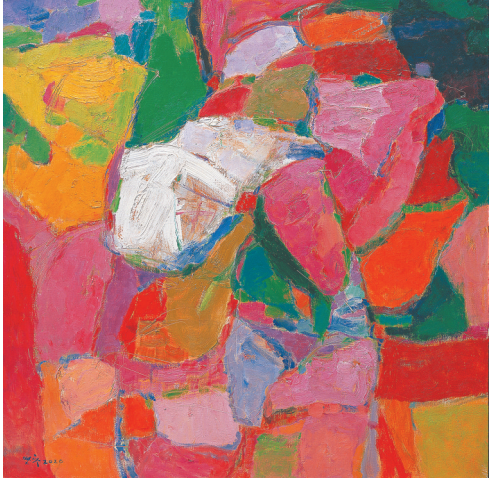
一
即
时
应
令

海南岛的夏天

■ 严敬

晴，像神秘的蒙面侠。

虽然如此炎热，但夏天还是给海岛预备了遮天的荫凉，榕树、大叶榄仁、狐尾椰，一棵棵，犹如一张张巨大的荫伞。而且，海南的炎热，非常守时。太阳眠入海底，就要收敛它的热力，让经过一天炙烤的人们安心地歇息。凉爽的海风吹来，带走燥热，留下清凉。夜晚的海南，从日落那一刻，凉爽准时降临。不像内地平原，太阳落山，大地开始喘息，开始释放热量，黑夜人们又要经过一回蒸烤。这种蒸烤往往是无宵达旦的，是难以忍受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的一个朋友到武汉出差，晚上，天气太热，睡不着觉。他踱到江边，以为吹吹风会凉快一些。谁知，江风也是热的。这个朋友也不简单，他看见江边有人游泳，灵机一动，就找了一截麻绳，拴住自己的腰，绳子一头系在江堤的栏杆上，自己身子整个浸在江水里而又不被江水冲走。他就这样度过了一晚。对此，



《夏天》(油画) 何坚宁 作

一
诗
路
花
语

蝶恋花·荷田新景

■ 张业隆

百亩陵塘新翠展。粉艳霞凝，绰约红妆漫。鹭影翩飞堤畔转，风牵花气人相伴。

注地翻成佳景苑。农旅相融，琼韵声声婉。藕饷农家风味暖，田园盛景期长远。

逛琼海阳江墟(外二首)

■ 陈畜

同窗老友趁村墟，拥秀凝烟兴未孤。十里春风潮似涌，千般物产味殊殊。乡声杂沓开时俗，蔬卉鲜新满客途。不负闲身空白发，晴光溢眼在桑榆。

★老渡口怀古

当年渡口往来忙，风送潮头雁几行。草舍炊烟留客语，石街苔老接渔梁。帆开叠意烟浩渺，岭入层云道阻长。独立斜坡听疑梦，声声回响自遐方。

★暮游合水水库

微雨笼斜照，青青曲陌长。平畴新稻熟，高麓嫩芽香。水畔寻幽契，村翁荐野鲂。炊烟轻入暮，醉里共传觞。

岁月抒怀

■ 周渚彬

岁月快如刀，浮萍顺水遛。韶华花失色，耄耋面添褶。逝水惊鱼跃，开怀热血高。黄昏生炫彩，向晚晚时髦。

大地流金(外一首)

■ 李明刚

更多的时候
菠萝园隐藏在白雾里
阳光穿过云层
菠萝和菠萝的枝叶
被一层金灿灿的光辉覆盖
醒来的菠萝，有星辰般的眼睛
外面的世界，等着她的凝视

菠萝的尖刺
沾染土地的甜蜜
小溪奔流而过
丰腴、富有和梦想，在这流金的大地
落地生根

★菠萝香

一行白鹭飞过菠萝园
鹭影藏于一片金黄

菠萝叶上露珠晶莹
劳作的姑娘
像熟透的菠萝
她身上的香味是菠萝的
挑果的小伙脚步如风

阳光璀璨，露水轻盈
黄鹂鸟一再赞美菠萝园
熟透的甜香弥漫
金黄的菠萝惊艳四座

静待秋声

■ 裴金超

泥土酝酿着潮湿的呼吸
腐草孵化出点点萤火
乌云驮着蓄谋已久的惊雷
路过滚烫的田埂
骤雨来得猝不及防
一丝薄凉漫过大地
恰似蜻蜓轻点水面
转瞬雨收风静
闷热再度裹挟天下苍生
繁花盛极而敛
漫漫苦夏自有落幕之期
此刻，万物皆需静心淬炼
静待清风解暑
一纸秋声
轻轻落满肩头

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